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

SULIANSHEHUIZHUYIZHIDUDEBIANQIAN

姜长斌 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发展与改革丛书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

姜长斌 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

姜长斌 主编

责任编辑：张佳莉

封面设计：黄耀成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0.625·插页2·字数240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16-0454-x/C·12 定价：4.60元

序 言

苏联七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史，内容异常丰富，在发展变化的性质和史实方面，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另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影响也是十分深远、复杂的。它先是单方面地影响着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使许多国家留有不同程度的苏联烙印，接着又进入了相互影响的现阶段。

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有了可能以新的、发展的眼光，开展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苏联开始倡导的全面、彻底的改革，使得苏联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活泼局面，这在客观上也为我们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要用一本20余万字的小书囊括苏联制度的70余年变化，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们认为，在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四个：一，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新制度的构想；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三，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四，苏联今日改革的规模和深度。从制度建设的中心内容看，各个时期共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同民主及人道主义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等等。我们努力把握住这些问题，力求反映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

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十分满足了，因为这也许会对我国的改革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苏绍智教授、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高骞教授、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李祖培老师和熊映梧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他们都曾花费许多时间，参加课题论证和写作提纲讨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除将本课题列为全省联合攻关项目之外，还提供了研究资助。没有上述同志和单位的支援，我们是不可能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的。

编 者

1988年5月10日于哈尔滨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变迁	(1)
第一节 十月革命的历史时代和当今时代的特征	(2)
第二节 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问题	(5)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	(9)
第二章 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和对新社会制度的构想	(12)
第一节 暴力革命及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	(12)
第二节 列宁对旧俄制度的概括和革命前提出的经济改造纲领	(17)
第三节 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造纲领	(30)
第三章 “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研究	(33)
第一节 战时共产主义总论	(33)
第二节 历史著作中的战时共产主义	(34)
第三节 作为临战体制的战时共产主义	(37)
第四节 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问题	(51)
第四章 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希望之光	(56)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和“遗留”的问题	(56)
第二节 从农业领域中的被迫“退却”开始走向建设	(59)
第三节 接踵而来的其他领域的改革	(66)
第四节 独具特色的文化体制	(79)

第一章 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变迁

世界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的革新浪潮，要求我们对十月革命进行持续不断的、深入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变迁，必然要产生对十月革命的双重理解，即狭义的理解和广义的理解。

狭义的，是指十月革命本身，是指进行这场革命的当时，人们抱有的宗旨、采用的手段和要达到的目的。由此可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暴力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强制剥夺封建地主及资本家，镇压他们的反抗，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活动，革命的第一批社会变革措施，都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这一革命的本质特征。列宁曾把这些特征高度地概括为：“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①

广义的，是指十月革命开辟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是指人们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中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修正和深化，可以统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

对任何巨大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象社会主义进程这样的大问题，人们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我们看到，连列宁这样站在十月事件巅峰上的人，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从而实践着他的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9页。

名言：“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① 到列宁逝世前夕，由于欧洲革命高潮已经成为过去，列宁已经离开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传统观念，更多地把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更多地把十月革命的爆发，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特殊形势”。关于社会主义，列宁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面临的真正任务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那么，在“真正的战斗”以后，列宁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和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发展中的细节”。^②

这一切都说明，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也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认识体系。一些过时的原则或原理，或者干脆被扬弃，不再是普遍的发展规律，而另一些不曾被人们充分认识的原则或原理，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例如，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道路开始于1917年10月，但它远远没有结束，迄今为止我们经历的只是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苏联70年的历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过去和现在，都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节 十月革命的历史时代 和当今时代的特征

十月革命距今已经70年了。到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间，又成功地爆发了一系列十月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又呈现出一系列

①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135页；第33卷，第433、435页。

新的特点：资本主义处于长期稳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全面改革的任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看不到爆发新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迹象。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爆发十月革命（或十月革命式革命）的时代特征是什么？当今的时代特征又是什么？

我们只能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关系史中，寻求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在世界近代现代史中，再也没有比这一关系、这一力量对比，更令人激动、更能代表时代特征的主题了。

在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史上，人类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早期和中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表现为自发的经济斗争和对抗，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则是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对抗。资本积累的残酷和野蛮使实践上的斗争具有异常广泛和普遍的规模，但是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缺乏科学的根据，不足以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缺乏组织性和远大的目的性。

第二阶段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19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和随后第一国际成立为标志，到二次大战结束约一百年，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晚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早期以及世界现实社会主义诞生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由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对抗。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同资本主义统治展开了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角逐；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第二国际、十月革命、第三国际等等，都是这一政治斗争的

组织表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各种“古典”矛盾，如劳动与资本、资本集团之间、资本集团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使得各国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强化手中握有的国家机器，以应付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挑战，特别是应付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挑战。

暴力斗争，就是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行动原则和最现实的途径的。但是，它的发展很不平衡，它的有效性也因世界东西方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各异。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二国际反对伯恩斯坦思潮的斗争，列宁反对整个第二国际的斗争，说明在西方世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和平的、合法的议会政治斗争形式。只有在1883年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正式传入东方国家——俄国以后，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才真正走向高潮。东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因为不得不承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封建制度、外国资本的三重压榨，而迫切要求根本的社会变革，同时，因为这里没有任何自由，既没有政治的或议会的斗争自由，也没有经济斗争自由，所以暴力斗争就不能不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行的斗争方式。

十月革命和东方一系列其他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

与此同时，经历过一次大战、30年代大萧条、二次大战种种“死亡”危机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在努力寻找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新途径，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大强化了的国家机器，则是实现这一努力的意外有效的工具。

这样，就在事实上出现了两大制度、两大主义相互关系的第三阶段。和平竞赛，相互依存，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它们取代了本世纪50年代以前那种以暴力手段为特征的政治对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没有预见到人类会有这样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因而在理论上基本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赫鲁晓夫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变化的卓越人物，但遗憾的是，他在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的。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当今时代的特征，简明地概括为“和平和发展”^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概括也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赵紫阳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国并据此调整了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②。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几乎当今所有东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并据此开始对各自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做出调整。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进行的改革，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当今时代的特征决定的。毫无疑问，这种共处与竞赛，将最终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命运，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发展前途。

只有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把握住当今时代的精神，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问题

关于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能够集中地反映人们对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

现在我们选择其中三种主要评价意见，并加以研究。

一、十月革命开创了帝国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新时代

① 见198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邓小平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谈话。

②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一部分，1987年10月25日。

这是长时期以来在共产党人中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观点。它最完整地表述于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写的《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①一文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

这一观点的立论依据是（1）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②；（2）十月革命“开辟了”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③；（3）十月革命开辟了“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时代”，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放方法，已经永远失效；（4）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基地”、“学校”，它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的均势与稳固，安宁与信心永远消失了；（5）十月革命还是一场思想意识的革命，它使一切通过议会制度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骗人鬼话”，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唯一途径；（6）“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顺利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二次战后两大制度各自的经历，它们的和平共处与竞赛的基本事实，却使上述理论体系受到致命的挑战。这就是：（1）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尽管是事实，但其自身矛盾并没有越来越不可调和，它反而表现出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2）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除了资本主义相当薄弱的俄国以外，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第二个

①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3—212页；第6卷，第65页。

③ 由此以下引文均出自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加重号均为原文所有。

国家里取得胜利，革命形势不仅没有趋于高涨，反而迅速消失，速度之快令人震惊；（3）继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经济落后和殖民地国家中取得胜利之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放方法不仅没有失效，反而呈现出更广泛、更持久的高涨；（4）苏联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时代早已结束，不仅其威望直落千丈，而且由于它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建设事业的严重受挫，国际共运也随着深受其害；（5）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正在改变人类对暴力的根本观念，关于战争与暴力革命的思维正在普遍更新，苏美中导协议和“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就是例证；（6）事实证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不仅不能走封闭的（其实就是失败的）道路，反而必须实行开放，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就。我们看到，在诸如商品经济、科学管理、科技进步等领域中已经存在着两大制度共同发展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了——尽管影响远远没有消除。

出现了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论观点。

二、十月革命为东方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直接通向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这是我国近年来在各类学术讨论会上广泛流行的观点，并已见诸报刊。它的立论依据是：（1）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2）它们一旦踏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痛苦，跳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3）更新了的现代社会主义观念不仅不排斥商品生产，而且把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战略目标加以追求，这就能够保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现代化。

毫无疑问，上述立论有相当的说服力和科学见地。如果对社

会主义改革抱有足够的信心，我们自然就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上述一切。但是，经过深思之后，我们仍然不能说，这个评价是全面的，有远见的。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一般地承认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前途，承认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普遍意义，那么我们就会觉得，上述评价实际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适用性仅仅局限于东方落后国家了。换句话说，新评价深一层的含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和未来都不适用于西方世界。这恐怕未必合适，未必有充分的把握。

我们认为，下述观点更合理，更科学。

三、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意见。它的立论依据是：（1）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人类一部分社会的现实发展方式。尽管这一方式经历过曲折、危机甚至局部失败，但是总体说来，它经受住了考验。今天的改革恰好表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有兼容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就的能力；（2）社会主义的实现可以是多途径的，既可以是突变的，也可以是渐进的，既可以是暴力革命的，也可以是和平过渡的，既可能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能是不完全的；既应对十月式的革命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又要给其他方式的变革留有广阔的发展天地；（3）必须用全新的观点看待两大制度的共处、竞赛和“趋同”，善于从中看到社会主义对人类发展施加的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总之，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发展道路，应当是广阔的、开放的、观念不断更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第三种评价意见，能够满足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

如果接受斯大林的看法，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或者至少可以是无“冲突”的适合^①，那么就不能谈论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因为在社会矛盾的最高层次上，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如果无矛盾，无冲突，那么表现这一矛盾的生产关系自身的内部矛盾也就消失了，随着，以生产关系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制度也就丧失了一切发展和变迁的动因。但是实践告诉我们，从苏维埃俄国诞生至今，反复出现的政治经济危机（尽管与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形式不同），正好说明斯大林的理论是极其错误的。它的害处在于使人们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发展时陷入盲目性，在实践上使制度的僵化和呆滞合法化。

首先，社会制度的变迁，是通过具体的社会机制——经济体制、政治法律体制和文化体制的运行及变革实现的。因此我们的叙述重点放在社会体制上。制度是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各种关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的总和、本质和抽象，而按功能特点分类的各种社会体制，则是社会制度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从变化的运动特征看，制度是相当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变化，而体制却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内在发展，甚至因为社会处在因素（战争、灾害等）而自觉地或被迫地改变着。体制的变迁，最易受到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主观随意性的强烈影响。体制本来就是人制定出来并通过人来运行的。由于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永远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在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社会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集》第226、637页。

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接近”、“符合”，^①做不到绝对正确，这样一来，我们研究社会体制，就不能只限于描述体制的外表特征及特征的变化。我们还必须研究历史条件同体制的关系，并且特殊地研究在每一阶段上，人对所处历史条件的认识水平。

所谓历史条件，不仅指社会的物质条件，例如生产力发展水平、国际国内形势等，而且还指社会传统的精神和心理、观念和文化因素，因为这一切都对形成体制换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是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的分期问题。由于迄今为止苏联实行的是最高领导人任职终身制，只有最高领导人的意愿、决策才能对体制的变化施加明显的影响，所以在文章结构上我们按照惯例，以最高领导人的换届作为叙述的分期界限。但是实际上，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并不总是那么整齐划一，它们要比领导人的更迭“稳固”“顽强”得多。例如，在政治法律体制方面，存在着由列宁时期的代表大会集中制向斯大林时期的个人专断的转变过程，斯大林逝世后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柯逐步演变为最高首脑集体负责制；现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领导体制已进入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转变的时期。文化体制方面的变迁动向是，由20年代的开放型转为30年代以后的封闭型，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经济体制较为复杂。如果从国家管理经济的基本手段特征看，那么它的经历是：由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行政命令体制，转向新经济政策时的经济——市场体制，20年代末再次回到行政命令体制，目前则重新向经济——市场体制转变。从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不同认识出发，则有交替出现的超阶段发展思潮与改革思潮的更迭，它们对体制的变迁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如，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137页。